



扬州从隋炀帝以来,是诗人文士所称道的地方;称道的多了,称道得久了,一般人便也随声附和起来。直到现在,你若向人提起扬州这个名字,他会点头或摇头说:“好地方!好地方!”特别是没去过扬州而念过些唐诗的人,在他心里,扬州真像蜃楼海市一般美丽;他若念过《扬州画舫录》一类书,那更了不得了。

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,法海寺,五亭桥;最远的便是平山堂了。金山你们知道的,小金山却在水中央。在那里望水最好,看月自然也不错——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。“下河”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,人未免太多些。

法海寺有一个塔,和北海的一样,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,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。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;但还有一桩,你们猜不着,是红烧猪头。夏天吃红烧猪头,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;可是在实际上,挥汗吃着,倒也不坏的。

五亭桥如名字所示,是五个亭子的桥。桥是拱形,中一亭最高,两边四亭,参差相称;最宜远看,或看影子,也好。桥洞颇多,乘小船穿来穿去,另有风味。平山堂在蜀冈上。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;“山色有无中”一句话,我看是恰到好处,并不算错。这里游人较少,闲坐在堂上,可以永日。沿路光景,也以闲寂胜。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。蜿蜒的城墙,在水里倒映着苍黯的影子,小船悠然地撑过去,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。

船有三种:大船专供宴游之用,可以挟妓或打牌。

扬州的夏日

朱自清



小时候常跟了父亲去,在船里听着谋得利洋行的唱片。现在这样乘船的大概少了吧?其次是“小划子”,真像一瓣西瓜,由一个男人或女人用竹篙撑着。乘的人多了,便可雇两只,前后用小凳子跨着;这也可算得“方舟”了。

后来又有一种“洋划”,比大船小,比“小划子”大,上支布篷,可以遮日遮雨。“洋划”渐渐地多,大船渐渐地少,然而“小划子”总是有人要的。这不独因为价钱最贱,也因为它的伶俐。一个人坐在船中,让一个人站在船尾上用竹篙一下一下地撑着,简直是一首唐诗,或一幅山水画。而有些好事的少年,愿意自己撑船,也非“小划子”不行。

“小划子”虽然便宜,却也有些分别。譬如说,你们也可想到的,女人撑船总要贵些;姑娘撑的自然更要贵啰。这些撑船的女子,便是有人说过的“瘦西湖上的船娘”。船娘们的故事大概不少,但我不很知道。据说以

乱头粗服,风趣天然为胜;中年而有风趣,也仍然算好。可是起初原是逢场作戏,或尚不伤廉惠;以后居然有了价格,便觉意味索然了。

北门外一带,叫做下街,“茶馆”最多,往往一面临河。船行过时,茶客与乘客可以随便招呼说话。船上人若高兴时,也可以向茶馆中要一壶茶,或一两种“小笼点心”,在河中喝着,吃着,谈着。回来时再将茶壶和所谓小笼,连价款一并交给茶馆中人。撑船的都与茶馆相熟,他们不怕你白吃。

扬州的小笼点心实在不错:我离开扬州,也走过七八处大大小小的地方,还没有吃过那样好的点心;这其实是值得惦记的。茶馆的地方大致总好,名字也颇有好的。如香影廊,绿杨村,红叶山庄,都是到现在还记得的。绿杨村的幌子,挂在绿杨树上,随风飘展,使人想起“绿杨城郭是扬州”的名句。里面还有小池,丛竹,茅亭,景物最幽。这一带的茶馆布置都利落有致,迥非上海、北平方方正正的茶楼可比。

“下河”总是下午。傍晚回来,在暮霭朦胧中上了岸,将大褂折好搭在腕上,一手微微摇着扇子;这样进了北门或天宁门走回家中。这时候可以念“又得浮生半日闲”那一句诗了。

朱自清(1898年11月22日-1948年8月12日),原名自华,号秋实,后改名自清,字佩弦。原籍浙江绍兴,出生于江苏省东海县(今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),后随父定居扬州。中国现代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。

鲁奖获得者梁小斌： 我长时间地蹲在修理风筝的时光里



日前,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公布,安徽诗人梁小斌凭借诗集《又见群山如黛》斩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。作为《安徽画报》高端访谈栏目的嘉宾,梁小斌曾接受过该报记者的专访。

十七岁开始写作,如今仍旧每年有十几万字的创作量,较少参加社会活动,在人群中是寡言少语的那一个,和陌生人对谈时常陷入沉思,推翻上一秒自己提出的观点,也会逗得身边的人大笑,但自己却很少笑……这是梁小斌,一个写作者的模样。

他说,不需要在姓名之前加上许多定语,“朦胧派代表诗人”“钥匙”等等,不需要再提。

在随笔集《地洞笔记》中,他提出书名的副标题为“被全世界开除”。可是懂得梁小斌的人,知道他开除了全世界,或者说,二者互相开除了对方。对于外部的世界,他有一种疏离感,这种疏离感,近乎冷漠,近乎厌倦。

在1986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《少女军鼓队》中,梁小斌在自述中回忆了自己的童年,胆小、敏感,“父亲认为我是一个复杂的人,我对思想复杂感到自卑。我从未体验到自己的单纯。”

那个时候,梁小斌已经参加过中国第一届青春诗会,已经写出了《中国,我的钥匙丢了》和《雪白的墙》,这些中国朦胧诗歌的代表作。而直接影响到梁小斌写作的,最初是插队时接触的陕北民歌,他用仿照信天游的格式写了《第一次进村》等早期诗歌,“公社开完欢迎会,一颗心飞到生产队/公社美景看不够,一颗麦苗采在手”,而实际上,梁小斌刚刚下放到村里时,并不分得清麦苗还是秧苗。

那个年代的梁小斌,跟大自然打成一片,他的单纯,没有跟整个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,直到读到海涅、普希金,“才知道天下的句子还可以那样写,被他们

诗歌里那种实在的失落感而击中,而当时我们中国的少年,还沉浸在灰色的田园生活中。”

他希望自己可以向这样的诗人形象靠拢,“那种伟岸的诗人形象、很实在的失落感,静悄悄地蔓延,让人有一种追求博大的爱的念头。”

那么“钥匙”究竟指什么?钥匙其实是一种方法、工具。

“一个人跟他所梦想的世界,钥匙丢了,到达彼岸世界的路,断掉了”。

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后,梁小斌结识了顾城、北岛和舒婷。北岛不爱写信,梁小斌和另外两位的书信多达几十封。那时的顾城,还没有戴他的那顶帽子,写给梁小斌的信,字很大、方方正正。谈起顾城,梁小斌说他有那种不掺任何杂质的童心,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奇迹。

1979年,在北戴河期间,顾城对梁小斌的看法是:“你跑到北戴河干嘛来的,怎么不出去玩?你是个罐头诗人。”后来梁小斌在散文《怀念顾城》中,曾回忆起这个细节。

顾城还进一步说道:“别人都说我们很像。像吗?天国比罐头要亮多了。不见得,罐头要比天国实在。”顾城的话一语中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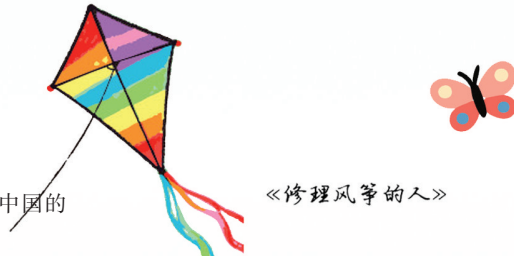
梁小斌写道:“为纠正我的封闭性格,他向我推荐了毛姆的《月亮和六便士》。‘我喜欢毛姆的生活。’他说……我没有认真地去找那本书,自然不会找到。对我来说,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书必须非看不可。当我真正做了父亲,要为生活琐事忙碌的那天起,我就和顾城停止了书信往来……”

徐敬亚这样评价顾城和梁小斌,“我曾经说过,在荒原上,中国有两个天真的孩子,一个是顾城,一个就是梁小斌。我们要像热爱顾城一样热爱梁小斌……而梁小斌也是宿命的,他的宿命对命运和文学的不妥协,其灵魂一直在白纸和黑墨间挣扎,这种挣扎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扭曲,他的那些汉字堆积在一起,让他进入了一个危机四伏、四处刀锋的汉文化境界。”

我们已经失去了顾城,天才只应天上有。

我们还庆幸有梁小斌,他长时间蹲在修理风筝的时光里。

据《安徽画报》 文字/孙婷



《修理风筝的人》

你能让我拉一拉你的风筝线吗?

下一步,在满天都是风筝的时刻,

在标志着全班同学都已经进入春天的

时刻,我蹲在支离破碎的风筝骨架旁边

修理风筝。我长时间地蹲在

修理风筝的时光里,

比同学们放飞风筝所花的时间更为久长。

我发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,

我不能在风筝还没有修好时

就站起来走开。

我丢弃风筝就走,

那无限绵长的风筝线,

会让我走得拖泥带水,

很像一个冷漠的人

不打招呼就离开奄奄一息的病人,我做不到。

我的出路,就是只好蹲在那里,

但要让折断的骨架重新愈合,

这也如同我的梦,这纤细的竹签

难道还能长出嫩芽吗?

《在围墙上》

最幸福莫过于:

你深夜下班回家,校园铁门已关了。

你好不容易爬上了围墙,

但你并不急着跳下去。

你要在围墙的玻璃尖刺上蹲一会儿,

休息一下,想一想问题。

